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文 在

(八)

薛 熙 纂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在 文 明

(八)

纂 熙 薛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明 文 冊
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纂 者 薛 熙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張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于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耳。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詣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

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闢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閔。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

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爨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

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澹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廢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樓。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不盡

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僕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晏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橐。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璿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璿。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璿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朕爲卿教子。

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瑤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

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驢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璫曰。爾父道中安否。璫以安對。未幾復謂璫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璫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翺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邦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鬢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寘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

明文在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尙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塲。方出也。以進納恩。補丞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卽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

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淞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

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會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願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敗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賢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鹽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撙節浮蠹。以餘錢還之。

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嶮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

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覬得片言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卽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靈震若未易涯涘。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響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旣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任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秩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

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効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摭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邵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閱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

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卽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卽命齋賜焉。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唯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微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孫男五。穆。穰。稔。稔。植。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爲采搜。死事之詳。爲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沈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允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爲摭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諡。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

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褻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蓄。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月。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明文在卷九十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孺人飲之。盡。嗜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三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費雄。敦尙簡實。與人媯。說卹中語。見子弟甥姓。無不極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級綴不輟。戶內洒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

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明文在卷九十一

錄 書事

秦士錄

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閣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鬥。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秦定末。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猝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問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枉殺傷。

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王撫髀驢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西事錄

魏 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脰領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檻縲。峒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敍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効。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澚。見有向江濱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

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猴，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鈚擊其魁入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文成歿，不知所終。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使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賂。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借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貴，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褻豪民衣，自衣。

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蠱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狀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鑿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

覆燠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餵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

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已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紮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竄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二

雜誌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特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白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激。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洙。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麤麤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或湧起。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

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尙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連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壘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闕山。邨人多舍篋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畊。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頎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臥獸。若枯

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斂石乳如乘雷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注。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鵝鵲。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斬兮若削。隕兮若崩。色赭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爲鼎湖之峯。羣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爲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壓於鼎湖。不中髻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爲屏障。其上羣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敲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子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包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黝黑。無炬無鄉導。結束未備。不可以遊。循其陽。觀曲巖伏象而下。過岳廟。遂得包山寺。徑隧深窈。松栝櫻桃楊梅之屬。相錯蟲峙。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幄而坐。目以包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空翠閣。閣正在翠微杳靄中。窗外脩篁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

筍瑤簪。摩雲翳日。目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因尋毛公壇。行山坳。諸塢多植梅。間以他樹。稠樾美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頽然髡其巔。匪地有枯澤。直斧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線毛被體。而楊廉夫言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卽根耶。今築石爲壇。觚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澗澗。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間矣。是夜旣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壁。樹影交加。葱龍無際。月光穿竇。流暉射人。右登崇岡。樹愈蒼。月亦漸隱。返步溪邊。松針篩月。半明半滅。條來條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疎密相間。未獻其玲瓏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予安得長年坐臥其下。歷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窗皎然。素魄半牀。盤中新摘香櫞。清芬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包山爲最。寺中又空翠閣爲最。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灣志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函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茗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鬪之石。不得而名焉。東

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墟。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邨。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効譎。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旣異而處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樵樵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聳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最下。然春夏水起。四面灑森。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寂已久。萬歷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游於墩者二十年餘矣。歲至郡。則必過。或信宿。又假寓。或淹至數月。試於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楹前。危桅指於簷隙。坐觀涵湧。意甚恐而身安。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

險。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靈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音登然。其隆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公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脩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爲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子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効。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肩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蹈井之蛙何異。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王彝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爲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領與首。而惟幡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臥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爲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道士李容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爲勺則大。以爲壺則曲。乃剝其腹。出其屎。空然以爲瓢。而全其爲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予過之。容出以爲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容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警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鴈。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刻管施簧。順之以爲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鷓爲鳳也。彼其言木雁言鳧尊者。嘗自以爲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爲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鷓爲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容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束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予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方孝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

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闕然。每至深夜。鼓琴。琴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爲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忤。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離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溘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三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家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爲之冠。戒予爲賓。予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修撰大韶相。予爲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爲賓。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鞞。參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爲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爲鬯瓊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瓊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爲敬。今制惟其敬天子之謂。

欽。期璋他日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爲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辭

宋 濂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予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媿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躑躑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

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勅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助，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仰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

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曷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予。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予言。暨爾父之志。尙篤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

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効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傅氏字說

方孝孺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焉。烏傷傅君循，濇愨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予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願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樛以

梧櫬。人必櫬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予言安所益乎。

左翁號詞

黃澹耀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爲詞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緹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尙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爲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尙左。南之揖尙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緹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啓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汨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

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詞。

明文在 卷九十三

七九九

明文在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宋 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慙慙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爲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顛頽。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愿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禭。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邱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恆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尙書省。講議官。旣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甯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爲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邱明雖鬼。其文不死。旣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

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敍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科。未幾卒。其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日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旣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迺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撈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爲人強幹而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面。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爲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卽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章。有髯如戟。妾婦之爲。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爲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旣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擘擘蕤蕤。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斂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也。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

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爲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莫夜走跪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旣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吾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莫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官員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爲據蓋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卽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梳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着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譴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素婁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旣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

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遠邊。獨百鍊適遇寬恤之令。得納米贖罪。能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媵婀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霽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如命乎。自百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爲人素與予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爲述其得罪之由。爲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尙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有髦。用其醇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逝者何戚。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爲下斧戕。狸以牧鷓。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呼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畧。善者墜筭。直者鮮忿。邪者衆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哀烈士辭

黃淳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爲間諜所誘。謂賊且四

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入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卬。流民橫潰兮。中土旣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猱於樞檻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遂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子生之陷滯也。曰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狝兮。履櫓槍以爲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偃偃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明文在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大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哭。哻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舍佩捐珥者充閭。掇耜興謠者載路。雖哀鄧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官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曠內扇。鯨鯢肆毒。吳越邱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鬢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曠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一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樵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於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

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舉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罍腹陸壘。橫溼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龜山之捷。皇靈四抗。羣魄盡褫。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薙。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謀。餌以重賄。翦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勳。使正祈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紱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啓暉。太陽戢曜。蔥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罪。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邱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嗚呼哀哉。蘭蒞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於王。渾安西含冤於鍾。會毗睚積釁。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鈔呂強之書。段頴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慙郭亮之風。變服愧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諡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閎閱。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江。實光祖德。

卓卓令公英英。越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闕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鬻再綰。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鯤。鼓浪奮鬣。跳梁士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郵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煙關門。喪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千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傅化上下。良醫所惡。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統紀。糾刑明罰。肇末疇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享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羣兇就殲。東土底平。萬國甯謐。繫昔王涇。何戰之塵。裝露橈船。共儲酒醪。酖毒瓶甌。醒酒羣梟。三軍鬪志。闕虜百倍。露布日揚。賊爲顛顛。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飢啜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痍無筋骨。伏弋略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轂闔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呶。穴裏外伏。直乃魁渠。姦執逞志。絀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

維我令公。殫心作圖。譎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迭用周旋。機弗恆究。賄成間使。囓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飛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擲鏑大憝。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矧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囊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雞吠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造。東岱匪庸。勳載盟府。彝鏤鼎鑄。方仲顏行。伊尙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愾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卽。內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移清以濁。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讎功寡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羣輕折軸。悲何以堪。乃釁於難。卒於死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美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朝而壞。遂匄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恫。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葬。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歸有光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維。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歸有光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霑。萬民歡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因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閱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尙決之。敢告。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哲淵靜。宵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罍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絜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所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於甕。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贍。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恠乎臧倉與叔孫。宜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若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御氣。鞭日月而叱星辰。翩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嶺。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

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旣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旣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於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旣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鷯。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沾。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慄。

祭外舅鄭公

方孝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邊。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予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過。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

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夫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方孝孺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沈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尙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旣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遯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鱗溪之巖。

眺望於芝山之巔。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遠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尙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扁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敬愛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儼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鷗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方孝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言謫役。汝偶在旁。勞動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尙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昧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

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爲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廷倚之爲輔弼。薦紳視以爲矜式也。而謚小子。雖夙厪山斗之仰。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樞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尙將同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跪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尙饗。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尙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予時顯顯業於黌宮。公惟勤斯。日聞鼓鐘。顧瞻垂虹。迺橋登龍。予忝科第。式徵其逢。公於吾民。澤流疲癯。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陟諫垣。民殊喁喁。胡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公北而西。我南而東。公自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衷。予入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羣猜。聽猶不聰。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予時往來。覲公儀容。東溪之原。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玄談。旁追互通。愛莫助之。居然忡忡。今茲夏孟。疇茲若工。予來東方。爰紆素悰。胡爲大耋。溘先玄冬。嗚呼公乎。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鑒。靈茲無窮。

尙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綰綸。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靜川澄。水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滕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憂哀纍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莫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

子持舂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每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爨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遭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輜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尙饗。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歸有光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膺膺。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尙饗。

明文在卷九十八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杏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尖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勵之以與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賫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於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

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悚。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

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其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明文在卷九十九

公移

王哲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歸有光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讎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尙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穴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明文在卷一百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美觀。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皇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楛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欵。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

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負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 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復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

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北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尙與圖贊並存。遂令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

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吉希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爲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爲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爲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爲有旨。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

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卽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旣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卽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爲正。游兵爲奇。或以天地爲旗。風雲爲旛。龍虎鳥蛇爲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爲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爲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爲合。風雲龍虎鳥蛇爲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衡地軸。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旣總爲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定而不變。此所以爲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爲虎。天地後衝。變則爲龍。風變爲蛇。雲變爲鳥。此所以爲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爲四。經曰四爲正。四爲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卽曰總爲八陣。及曰聽音望塵。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爲虎。後衝。爲蛇。蟠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爲正。動而有變者。爲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

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卽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真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子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書皮日休集後

王 鏊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敕己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遜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尙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裏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剡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

澤。勝故主而實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臺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爲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卻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

祕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吐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居宰相。文尙簡要。體當如是耳。而元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爲人子而不作李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王世貞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蹊徑。疑爲臨本。顧其飲齧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與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廡萬匹。往往吾師。而祕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城。盡觀東胡駒駝駃騠。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沈沙漠中。不可得矣。爲之一慨。

題劉商觀弈圖

宋濂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弈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摸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弈者而耽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

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娥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憑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宜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尙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齟。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子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敝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

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尙當爲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爲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欵。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槩觀列論哉。宜爲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秦風兼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兼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逞技於獫狝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狹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壘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兼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